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二

左編

諸家類 方技

漢翼奉 雜占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二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

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迺懷邪。知益爲害。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

同功必參互觀之然後可知明年地震詔求直言奉上疏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蠲除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

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

宋伯姬是矣唯陛下材察明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効
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内
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
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
願復賜閒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
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
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
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臣聞
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

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亾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

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亾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亾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言答曰問奉今國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

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魏管輅 雜占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

我貴矣安能斷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爲瑯琊郎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亦筆辭義斐然于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即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

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也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於是倡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

化之數不徒有言也

晉郭璞雜占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

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趣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嘘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

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蕉悴其形形廢則神王

跡粗而名生、體全者爲儀、至獨者不孤、傲倖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厭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岩穴而寞寂、無江湖而放浪、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鬭、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生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煽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

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伐上此徵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霧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敕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

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内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

爲國作青則嘗克巳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甄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朞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

晋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

之禍。𥙿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𤼵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令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爲是舉事。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

晉戴洋 𥳑占

戴洋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元帝將登祚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

何爲追遜王去國留妖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逖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月暈，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剌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擊，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知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乖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

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冰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會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弃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破云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尅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

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往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於石勒約府地忽赤如丹洋

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

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

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廻敗遂

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

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

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

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

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

峻反至二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

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宜遠佞近直愛下賑貧昔秦

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槩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於石勒約到歷陽祖渙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

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繼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自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廻風從東來入胤見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

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内大聚骨埋之徹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徹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拜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徹不從二十四日壬辰徹遂爲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叅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月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鉤繞畢向昴昴

畢爲邊兵主胡火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已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亾石季龍若與兵東南北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

白氣衰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

曰毛豫州今年受死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禍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為君支為臣丁為征西府亥為刺城功曹為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為貴人加丁下魁上有空亡

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巳亥巳爲天下亥爲戎胡石虎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否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祟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

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十一日而薨

晉顧愷之 畫

顧愷之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俗傳謂之三絕畫絕癡絕才絕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曰四體姸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裡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

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然之
愷之建層樓爲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
炎涼皆過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金陵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
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旣至愷之刹注一百萬愷之
素貧時以爲大言僧後寺成一句疏愷之曰宜置一
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點眸
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可五
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塡咽
俄而果百萬錢也

張僧繇畫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固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目者見在唐閻立本見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唐吳道元畫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未冠深造妙處若悟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爲兗州瑕丘尉明皇

聞之召入供奉更令名復以道子爲字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横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且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画驢於僧房一夕而聞有踏籍破迸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且倒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爲如何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屛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

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悚而道子解衣盤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觀故庖丁解牛輪扁斵輪皆以技進乎道而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劍器則草書入神道子之於畫亦若是而已况能低驍將如此氣槩而豈常者哉然每一揮筆必須酣飲此與爲文章何異正以氣爲主耳至於畫圓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此不幾於神耶且貴耳賤目者人之常情在當時猶取重若是况於傳遠乎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

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騭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胄雜於桎梏、固不可以體與迹論、當以情考而理推也、

宋李公麟畫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畧簡易處、則終不近也、蓋深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於畫、如甫作縛雞行、不在雞蟲之得失、乃在於注目寒江倚山閣之肤、公麟画陶潛歸去來兮圖、不在於田園松菊、乃在於臨清流處、甫作茅屋、

爲秋風所拔、嘆雖余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離別慘恨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其意、其他種種類此、唯覽者得之、

五代郭忠恕 畫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歷官迄國朝太宗最喜忠恕名節、特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以來字學、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須錢、時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厲數年而後方有知音者、謂忠恕必也、如

韓愈之論文以謂時時應事作下俗文章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以爲好惜古文之難知也如此今於忠恕之書亦云忠恕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踰旬失其所在後閱數歲與陳博會於華山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

八編類纂

左編

諸家　方技

宋穆修　易數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陳摶傳易學性豪褊少合多避京洛閒人嘗書其句於禁中壁間眞宗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修與謂有布衣舊謂赴舉時修猶未仕相遇輿上謂意欲修先致禮修竟不

一擲而去、謂銜之、由是短于上前、後謂貶珠崖徙道州、修有詩云、郡詠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能也、登進士第後爲穎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用工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肆、其輒取閱、修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宋李之才　易數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坦率自信無少矯厲師南河穆修修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以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

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去之隱去再遊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尋帥乎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數之曰孟

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意
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躐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
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
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
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
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任凡四五
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爲之遂得應銓新格有
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
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
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

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啟之在澤轉殿中丞
後寶曆五年卒於懷州官舍

宋邵伯溫易數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初蔡確
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
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
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
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
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
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

如恕言恕羞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旣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誹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旣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

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永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

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誣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岳廟久之知陝州靈寶縣徙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寬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

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三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為相乞行追錄始贈

畢一標編年不宜入話

秘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宋朱震 易數

朱震字子發荊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叅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禮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荊襄

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以下江西之州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月條具本郡凡

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從其言故事嘗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衆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其學以王雱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

詳焉

宋廖應淮　易數

廖應淮字學海建昌南城人也嘗抵掌大呼曰孰余謂天非宋天今地非宋地矣語浪似道使闖其罹卯之應淮曰某年某月地震衢白瀨水西流是其群矣至淳咸八年夏四月八日果然賈似道使徵應淮來卯應淮曰某年樊陷襄降某年長江飛渡某年宋亡似道畏惡甚然以地震驗不加罪又謂太學能希聖曰吾嘗端居層樓俯瞰通衢閱厭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某年宮車晏駕某年似道竄死某年地

后皇子親王卿相南北走、嘘吸事耳公念此奚爲又
謂進士尹應許曰吾數中甲戌無殿試、丙子無科舉
奈何、自是朝大夫都邑人、至戒門以絕、而識與不識
皆望而却走矣、

魏周宣占夢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
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
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
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
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

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
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夜
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
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
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
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
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
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
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
何也宣對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

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

唐袁天綱 相術

袁天綱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巂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以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脈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

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

魏杜夔 聲律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以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曹操操以夔爲軍謀祭酒恭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

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
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
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
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
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
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操操取所鑄
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
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不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
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

悅後因他事繫夔出以顧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頵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隋萬寶常 聲律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妙達鐘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

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
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
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亾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
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
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幷撰樂譜
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
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
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
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
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

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
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
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
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
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
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
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
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
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
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時樂人王令言

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秦扁鵲　醫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

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 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
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
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
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
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

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帝之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主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

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杬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

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人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

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蹶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魏華佗　醫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煑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

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佗死後操頭風未除操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操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四

稗編

諸家類

地理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為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北馮夷所居是惟河宗考釋氏

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巳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妄也逮世祖皇帝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

陳淡家習官之事亦經世之文太史公尚少所稱

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謀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

河源志序　何九思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二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

後何所此以家人能足功名都深食餘矣

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塡閼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國家大事）其奉邑食鄃（有此等爲身爲家之人可歎也）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

淡任事之人出

公而無經久計

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

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

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

天下日際 討

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晧晧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

武帝歌詞河亦是金大概情乎象之許也

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

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且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司馬遷 河渠書）

余安道海潮圖序其畧曰古之言潮者多矣皆下據唐盧肇著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廣州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蓋不知而作者也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

潮平乎南北皆係於月不係於日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大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今通東南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昔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上弦則午而平望巳前為晝潮望巳後為夜潮

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巳前爲夜潮、望巳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巳前爲晝潮、上弦巳後爲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巳前爲夜潮、上弦巳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按余氏所以譏盧氏之失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也、但其所謂月之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盧氏

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爲通論也、臨安志論潮其畧曰、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

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日月之（如此則四海之潮生長平落皆同時焉可也）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以時有變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小大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是篇所論又不若盧氏余氏之猶有所主也右三家論潮之說獨以月與氣爲說者有可取而未盡也蓋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乎月則不可謂水隨氣

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盜縮則不可余氏候東南二海之潮則平于東者常先平于南者常後每以三時爲差旣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爲惟近海有垠潮處可以測潮之長落耳巨海之中茫無畔岸欲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爲長南水北來則爲落是測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坎爲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以此雖然潮特有形之物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氣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

也則水爲氣所擁而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此止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則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無已則信以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月則終莫知其故嶺外錄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之潮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變潮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

史伯璿辨三
家論潮之誤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屬焉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

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為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為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岐酆之地、列為諸侯、後世穆公稱伯、以河為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

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于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

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
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
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
僭上衆庶放效嫁娶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
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
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皆言車馬
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
爲官名將多出焉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
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
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誖逆亡

脫文

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閒文翁爲蜀守敎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

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牁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畧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

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王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

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敎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

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亦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赧王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

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内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鄶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帑與

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

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高士宦好文法、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

大行獄或八年亾重罪因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
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自東井六度至
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趙地昴
畢之分埜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
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
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
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
中五原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
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
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

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推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絃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好氣爲姦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

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于天文別屬燕燕
地尾箕分埜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
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
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
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
兗亦宜屬焉燕稱王七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
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
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
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
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

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眞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

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十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則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

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古有分土亾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漁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使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

民至今以爲俗寬乎道民之道可不愼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此孫亦）世必有簒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不可訓）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簒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魯地奎婁之分壄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

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壄、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亾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

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
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宋地房心
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
昌壽良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
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
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
世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
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
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後五世亦
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

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
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
疾顓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衛地營室東壁
之分埜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
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
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丘今之
濮陽是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
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
有濮陽後秦滅濮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
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

年最後絕故獨為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
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
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
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崇禮
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
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楚
地翼軫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
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
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
至熊達是為武王寖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

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閒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岐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

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呂爲西伯、受命而王、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至于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踐、旣滅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

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越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畧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埜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檇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

孫分散君服于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越王是時秦海南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畧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

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偶、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多溺死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

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巳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前漢班固地理志

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于時變矣夫夫農之家建

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十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也論大梁可都

且天氣鍾為吉壤猶氣鍾為鉅賢鉅賢之身既亾清明之氣斯散未有傷其一手一足而是氣之行乎其一身者俱斷喪者也今因一岡一壠之變置而謂一

都會舉然豈理也哉今夫人有一畝之宮欲使人居守猶必慎擇其人之克負荷者斯舉而授之矧金陵之墟王者之都天造而地設不有聖人其肯輕畀之乎彼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乘時割裂竊而據之皆非天授既不足當王氣之盛又安能乘生氣之聚余固知天地閟藏其風氣之完厚於數千年之久以待今天子之興而作都也觀前此之國於斯者殫其智力弗克混合而今鴻業告成瓣南爲一幅員之廣振古所無則天意豈不昭乎休哉萬年無疆之業固不待望氣者而知王氣之鬱葱不必陰陽家而知生氣

之克周也蘇伯衡論金陵

八編類纂